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七

漢

孝昭皇帝

元鳳元年

應劭曰以鳳凰下冠元

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賜郡國所選有義行者韓福等五人

帛各五十匹

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今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

一襲祠以中牢

秋七月乙亥晦日食

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等謀反皆伏誅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

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而桀安亦慙自武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

外祖而願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蓋主桀安弘羊

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都試肄習謂大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幕府大將軍府

也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浴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

旦光聞之止畫室中室中有武帝所賜周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

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下曰將軍之廣明亭名也

都即屬耳屬連也言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

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

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不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

王旦旦以語相平燕王之相名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軍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耳旦不聽安果

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燕以國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賜陰散素謹畏事

乃移病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桀引至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後以年少

光外孫得不藏燕太子建蓋主于文信祓為庶人

冬十月以張安世張湯子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

篤乃自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初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其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奇其材擢為光祿大夫至是光

益親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石曹給事中光特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史吏民上書言便宜輕下延年平虐虐奏

三年春正月奉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泰山有大石自起立內有數千八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

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睦孟魯人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必有

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眾伏誅後五年宣帝立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眾散保烏桓亦曰烏丸遼東地理志烏州有烏丸山今阿祿村南沁西北有

東遼見前塞外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強遂反漢得匈奴降

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開數犯塞今匈奴擊之

于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變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

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戒明友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

來烏桓擊之斬獲甚眾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明年封明友為平陵侯

四年春正月帝冠

丞相千秋為諡曰以王訢濟南人為丞相封宜春侯千秋居丞相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謹厚自守而已千秋年老上優之朝

睦孟伏誅罪當也宣帝官其子何為乎

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 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

將作大匠屬有左校前後中五校今作治六日成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為

匈奴反聞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傳介子

北地義渠人

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曰樓蘭數反

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

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關縣北

關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復遣吏士由其國伊循城

鄯善地名

以填撫之封介子為義陽侯

乙丑年夏大旱

冬大雷

丞相訢卒

諡曰敬

西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

封安平侯

訂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十三

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三錢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

日者省用罷不急官

謂非要職

減外繇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士上許之

有流星大如月眾星隨西行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先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

有廣陵王胥羣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先不自安即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

文王金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

邑王賀詣長安即賀昌邑哀王驁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

字子陽琅邪阜陵人切諫

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入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急于宮館同池戈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其親大王子屬則子子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如

高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子以上聞非監國之稿也秀乃令中尉持書數幅書過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忠厚剛毅

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

書立則習禮容王許之數日皆遂去王嘗見大白犬頭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畫

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

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

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大發書日中發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

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驕奉乘輿車王使遂驂乘至廣明

東都門遂曰禮尊義望見國都哭王曰吾臨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

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葵平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

賀善贊曰昭帝初元即遣使問民疾苦繼賑貸種食後又罷榷酤官減口賦錢然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于是可謂善繼矣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字子賓本齊諸田後徙陽陵

延年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當有此不延

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

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

上者惡察察言光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恒陰時則下人有伐

經術士夏侯勝字長公魯東平人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

昌邑王行昏亂惡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

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當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

奉迎昌邑光佐但不能慎始以致廢立滋事其所處得當為無過耳其時皇曾孫素有賢名使早諍訪立之何待而吉奏記謀之不臧乃轉咎舊日師傅不舉之罪豈非辭適

家絕祗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內昌邑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買天下有殺主名者服罪。張中侍御數員皆持兵期武士聲震殿內。羣臣以次上殿召

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請奏曰丞相臣微等昧死言。孝昭皇帝起天下遺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哀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暑女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重。大行前就火發重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

昌邑王。驛宰官奴與居禁闥內。教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優。召內奏壹宗廟樂人。琴奏一悉奏眾樂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為靈書

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祠子皇帝受重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二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微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臣微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五辟刑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子君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

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羣臣奏請徒王質房陵。漢縣故城在今湖北鄖陽府房縣。詔歸質昌邑賜沐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王生於國時不舉王罪過令漢朝不聞

朝夕授王至于忠臣李季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歸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遣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王式東平新桃人。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初衛太子納史良娣。太子妃有三等曰良娣曰孺子生子進號史皇孫。以外家姓

王夫人。名翁須。漢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平樂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生收繫郡邸

獄。故廷尉監丙吉。丙氏出所以邑為氏後去邑吉字少卿魯國人受詔決獄。心知太子無事實。哀皇曾孫無辜。擇護厚女徒胡組郭

非獨望氣之言
不足為據即帝
亦歸之語豈當
時所應有史臣
事後附會事何
待言

徵卿令乳養吉曰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漢儀注長安中諸繫府官獄三十六所繫者無輕重皆殺之夜到郡即獄吉開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少府屬張賀嘗事衛太子恩顧舊恩愛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后也勿復言子女事時暴室漢官儀暴室主宮人畜病者有罪亦就此當夫許廣漢昌邑人為郎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兄弟及史氏受詩于東海濱中翕翕姓中翕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闖難走狗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之眾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十八九年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耆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幸甚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望太后詔曰可光遺宗正德子路叔迎曾孫就齊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為陽武侯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故憚之

九月大赦天下

丞相敞卒

諡曰

以蔡義

河內人為丞相

封陽平侯

先是大將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已定遣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

知所言汗出洽背從唯唯而已敞夫人司馬遷女也遷從東廂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奏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

邑王而立帝義先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昭帝召見說詩悅之擢為光祿大夫及是敞卒義代為丞相時義

年已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謂光置宰相苟可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年已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謂光置宰相苟可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霍光阻封廣漢
已有無后之心
論者歸罪要顯
邪謀謂霍光以
不能大義滅親
直筆諱語耳

政是主之政
前不幸遇冲齡
大臣代撫長而
自理其政可也
無請歸之體况
宣帝年已弱冠
習民事宜自理
無二議光請歸
政名已不正諱
而弗受豈非因
駭乘之權故為
是假藉權術乎
卒至釀成禍后
之禍誰執其咎
哉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氏
侍為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中宗孝宣皇帝。本名病已後更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以太子故諱具初居民間率常在下杜卧居數有
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

輒大驚亦
以是自怪霍光既廢昌邑王遂迎立之。

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

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自臨帝以來子孫及兄孫雲山諸境外孫黨親連體根據朝廷及是權日益

重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時當平侯將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大
司農田延年以首發大議封陽城侯已而延年以昭帝之喪許增車直盜

取錢三千萬為怨家所告當就獄延
年曰我何面目復入牢獄遂自刎死

夏四月地震。

五月鳳凰集膠東注見前十乘注見前赦天下勿收田租賦帝之世鳳凰集者八人是年以後四年五月集北海地
節二年四月集魯元康元年三月集泰山神爵二年正

月集京師四年十月集杜陵十二月集上林甘
露三年二月集新蔡年二月集新蔡皆大赦

追諡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

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故

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召黃霸字次公
陽夏人為廷尉正初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

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斷疑獄廷中師古曰謂廷稱平
尉之中也

配二年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

其悼焉其與列侯二十石博士議于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卒竭民財力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義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于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感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殺之

秋遣將軍由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

鳳岑鳳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尚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

擊烏孫欲隔絕漢惟天子出兵救之乃大發兵遣廣明等五將軍田廣明為新連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

五將軍韓增凡十六萬騎分道並出使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出擊匈奴明年夏五月匈奴聞漢兵大出特遠遁軍遂罷

田順不至期廣明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常惠從西方入獲明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

牛羊驅七十餘萬頭乃封惠為長羅侯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

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重以餓死人民什三畜產什五諸

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匈奴大虛弱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戊辰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殺皇后許氏蘇杜時霍光夫人顯欲責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娘病顯使

女醫淳于衍投毒藥去之衍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

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朋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

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更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夏六月丞相義卒諡曰以韋賢字長儒魯為丞相封扶陽侯魏相字弱侯濟陰定陶人為御史大夫

以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

初廣漢為潁川人

太守其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鉅富音項同鉅如鉅富斷什

可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誡字是為黨散漢及為京兆尤善鉤鉅如鉤鉅之有鉅否之則順吐之則以得事情聞

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奸擣伏自神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然廣漢好用世吏于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

生無所回避卒以此貽死先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會丞相有婢自絞

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以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竟坐要斬事在元康元年丞相魏相

民得職下貽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既死百姓追思歌之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曰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譽駕侍從益

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大懸絕矣

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

君諛相字于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亮言布于天下至

今見諛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後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恩

子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

冬十二月癸亥晦日食

以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為廷尉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

務在哀矜罪疑惟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初定

國父于公為獄獄吏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婦無子守寡我老父累丁壯奈何遂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婦不能辯誣服于公爭之不得婦論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因公言赦

年早亦甚矣歲
初九年
漢宣皇帝
四十四

殺孝婦之太守
尚未即死而黎
民饑饉死者不
知其凡幾矣山
川有靈必不為
此是理本易知
而紀載有欲神
其事遂不覺其
誣之誣耳食者
方以為善設子
故表而正之
霍光功德固未
如周公成王之
賜伯禽之受論
史者且非之宣
帝可謂昧於經
術矣

總相封事自正
論不判特因舊
漢以進則是門
戶報復起見當
分別觀之

宣帝課吏可謂
周詳然王成首
以偽摺戶口賜
爵則知綜核名
實本不如王道
之易行也

祭立兩合治門閭謂曰可高太令容驕馬高臨我
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及是定國果貴顯

癸卯二年春三月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宣成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尚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凡
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卒賜葬其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
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
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上恩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
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胡三省曰大夫公羊傳宋三世無大夫三
也禮不臣妻之父母宋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

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惡寢不制宜
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
發副封所言不善解去不奏相復因許伯卿廣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帝與于閭閻和民事

始親政務屬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
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辭退而考察所行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
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教變易則下不安民
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選用之漢世良吏于斯為盛

甲寅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
賜成爵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
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

即元帝共哀許皇后生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

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軌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丞相賢致仕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賢為人質樸少欲為志干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

鄒魯大儒千八百二十卒諡曰節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仕故鄒魯諺曰適子黃金滿藏不如一經

六月以魏相為丞相

平侯

丙吉為御史大夫

上方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與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

之

以疏廣

字仲翁東海蘭陵人

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

字公

為少傅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

將舜

監護太子家

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

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也廣由

是見器重

太子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

大雨雹以蕭望之

字長倩南陽人

為謁者

京師大雨雹大行承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

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幾選同

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多

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

處奏皆可

秋九月地震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

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樂

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謂不出算賦不給徭役

池樂假民與鄴僑乘與濟人不大徑庭遇吏而懼何如懼於未遇之前然較之

不知懼者為已
善矣

卷十一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壻為他

官。本共衛尉。范明友為光祿勳。中郎將羽林監。收其印綬。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長樂衛尉。城門屯兵。

北軍八校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特師焉。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罷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

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員四人。初。孝武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郡主之法。或見或知而不

有罪。並連坐。入人罪者。皆寬縱之。急縱出之。謀殺出則急縱之。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比。

反。禁罔寔密。律令煩苛。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偏曉。是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

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子死。此議者咸冤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舒。字長居。年

畧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

下相賊。以刺為明。深者獲公。明平者多獲。遠就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惜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人血

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

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上善其言。詔以廷史

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酷。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

任輕祿薄。置廷尉平。每季秋請讞時。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

後嗣。不若剛定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權帝未及修正。

侍郎鄭吉。會稽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漢。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犂。注見發諸

國兵。及所將田氏。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奔烏孫。匈奴更以王昆弟

樂莫為王。收其餘民東徙。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紀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今縣屬山。東東昌府。上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至是德王嫗及其男無故武。賞賜

巨萬。皆封列侯。無故。平昌侯。武樂昌侯。

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緣 詔曰百姓遭凶而緣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勿緣使得送終盡其子道是夏
又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者皆勿治

夏五月山陽

漢郡昌邑國

濟陰

漢郡治定陶注見前

雷大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人飛鳥皆死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

將軍當警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人人自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譏言霍氏毒殺許后宜有是耶顯恐

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縣官序逐諸墳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說會霍氏高坐

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弟時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乃者大將軍安大計安

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輔臣顯政貴威大威臣之分不明猜寵霍氏三后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

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若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

執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

非完計也臣敢願于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邇其路無曲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 叔子于高河

東平禹山等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

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

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

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于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鏡乃自殺初霍氏黨修茂陵徐福

即受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蓬蒿下

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而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殺牛

置酒謝其隣人均欄者坐于上行而不讓言曲突突者謂主人曰卿使隣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大患今論功

則獨無裂土封爵之費臣無逆亂謀成之敗往事既已而

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為即

司馬氏先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而久病大柄不知遞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使人主當慎于上吏民

藉起于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孫以驂修起之哉雖然向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

九月以朱邑

江字
舒仲
人卿
庶

為大司農

邑少為桐鄉城在今江北

南安府
春秋
桐國
地

本回天康平

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咎辱人。

存問故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漢郡治營陵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惇厚篤于故舊公正不

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憲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

如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築我桐鄉後世子孫奉當我不
桐鄉民及死子從其言桐鄉民果為起冢立祠歲時祭祀不絕

1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

漢郡治浮陽故城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

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

當時逐年七十餘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

弄陛下之兵于潢井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

總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傳。

至勃海界卽發兵以迎皆遣還移書勅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更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

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鈎鉏于是惡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

恩安牧養馬畜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本慈一畦民有

常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辰天元康元年夏

五月追尊悼考為

皇考立寢廟

有司奏言悼考

史皇孫葬廣明郭北後改奉明
園奉明在今西安府長安縣北

宜稱尊號曰皇

考于是立廟

1

一

10

以尹翁歸

平陽人兄也河東

為右扶風

見前城

翁歸為人公廉明察初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有及姦邪罪名

盡知之縣縣各有訃籍自聽其政長也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解解讀作輒輒披籍披有罪籍也取人必于秋冬諱

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子大則取罪入大會之中及行縣時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

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共之其負翁歸蜀亦必行課嘗為三輔

最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于朝廷翁歸之為東海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已于與翁

私從三年翁歸病卒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沙車治沙車城去長安九十九百五十里叛衛侯馮奉世字子明上黨人矯發諸國兵擊破之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于是上

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韓王信之後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注見會故沙車王弟呼

屠微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為王初烏公主少子萬年有寵于沙車王沙車王死而無子時

萬年為沙車王漢許之遣使者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至是殺之楊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于是攻劫南道飲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

不通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沙車日疆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沙車攻拔其城

沙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沙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新沙車王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違命雖有功勞不可

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漸不可長乃以光祿大夫

二年春二月立使仔王氏為皇后上欲立皇后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

王使仔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為成侯奉光之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使長陵奉光嗣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疫疾者毋出今年租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

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責師淺深不平增解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

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韋昭曰周謂飲稱過使客而令過去也越職踰法以取名

譽舉聲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破被疫疾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國必害人國不可不象

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

逐之漢宣皇帝

